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泰緬關係的嬗變與展望

doi:10.30390/ISC.198210_22(1).0005

問題與研究, 22(1), 1982

Wenti Yu Yanjiu, 22(1), 1982

作者/Author：羅石圃

頁數/Page：63-7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2/10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210_22\(1\).0005](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210_22(1).0005)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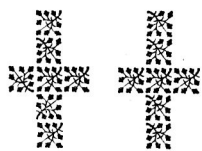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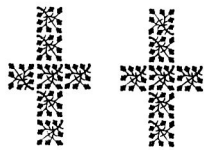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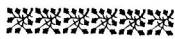


泰緬關係的嬗變與展望



羅石圃

泰國與緬甸山水相連，共同信仰佛教，緬北的撣人與泰人同文同種，更是一脈相承。在戰前既同受西方列強侵凌，到戰後，又都遭共黨的茶毒，照理兩國便應該同舟共濟，以免唇亡齒寒。但在緬甸獨立後，緬泰關係為何形成外弛內張？近年來，又為何漸趨合作？今後的發展又將如何？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尋求答案。



(一) 兩國史地人文關係

打開中南半島地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由雲南車里地區南走的橫斷山脈，其分支的「他念他翁」山脈形成了緬、寮、泰北的羣山，再沿泰西緬東南走，直抵馬北，遂綿延而成爲泰緬的分水嶺；而所有泰北、泰西及緬北、緬東的羣山，也大多由此一主峯分支而來。至於由瀾滄江南流的「湄公河」，其上游亦爲緬寮泰的分界河流，且緬甸三大河流之一的「薩爾溫江」，從北緯十八度附近起，即有很長的一段，成爲緬泰兩國的分界河流；其稍南之薩江東側一大交流的桑英河，幾乎全流都是泰緬國界。其餘的薩江支流，發源於泰境者尚多，以致地理學家認爲，泰國應列爲薩爾溫江流域國家之一^①。

泰緬兩國正由於山川如此相連，所有由雲南播遷而南的夷民，雖分別在緬北與泰國定居，且在名稱上有撣人與泰人、在時間上有先來後到的差異，但在語文信仰風俗諸方面，都是一脈相承，往來親切。在宋元時代，他們既同屬於「十二版納王國」^②；

註① 「從地理觀點論中泰關係」，王益匡撰，〔中泰文化論集〕中華文化事業出版委員會出版，凌純聲等著。
註② 〔十二納志〕，李拂一著，正中書局出版。

到日軍南侵之際，緬甸的南北揮邦，又都劃入了泰國版圖，由曼谷派兵駐防多年，遂造成了泰人與揮人之間的關係益加親切。

緬北原非緬甸屬土，北揮邦本爲我騰越茶山土司轄地，南揮邦，則有「南掌國」與「揮人國」，均爲中國的典屬國，其關係之親切，遠過於緬甸藩邦。所以在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英國雖已據有緬甸，而我使英大臣薛福成在一八九一年的奏牘中尙稱：

「……英外部侍郎克蕾曾稱：英廷願將潞江以東之地——自雲南界外，南抵暹羅北界，西濱潞江——卽洋圖所謂薩爾溫江；東抵瀾滄江下游，其中北有『南掌國』，南有『揮人國』各種，或留爲屬國，或收爲屬地，悉聽中國之便」^③。

此後雖因英人迫使清廷繼續將南北揮邦割予英緬，惟由其所派任的總督，都加以緬甸總督兼揮邦總督的頭銜，卽顯示英倫對緬甸與揮邦並非視同一體，他如英緬時期，始終不廢除揮邦土司的世襲傳統，一直假手土司作爲間接統治，與由英國殖民政府直接統治緬甸其他地區亦大不相同，無怪緬甸在爭取到獨立之初，緬族領袖們不惜多方籠絡，促使揮邦加入緬甸聯邦。

揮邦決定加入聯邦所換得的，不僅使首任大總統落入了揮邦土司蘇瑞泰手中，且在一九四七年的聯邦憲法中規定：南北揮邦卅七邦在上院民族議會中，其代表人數佔廿五席，僅次於擁有五十三席的緬甸族，各邦土司均保有世襲權，及在中央政府設立揮邦事務部，並保證在十年後，有權脫離聯邦^④。很顯然，揮邦領袖之所以不得不加入緬甸聯邦，正是鑒於當時中國局勢動盪，赤浪橫流，而同文同種的泰國既被列爲戰敗國，且政權又掌握在泰共主席乃比里手中，祇有盼望十年以後，或可得到泰國的助力而宣告獨立。

(二) 曼谷對仰光親北平的隱憂

五十年代開始，泰國自由勢力卽已抬頭，囂張一時的泰共，已因其主席乃比里被迫逃入北平而斂跡。中共爲他訓練裝備的泰共份子，雖曾企圖從車里經揮邦潛入泰北，惟以滇緬邊區反共軍崛起，而揮邦土司又奮起支援，並允許反共軍以緬北作爲後方，終未獲逞。當時的泰國，不但樂觀其緬北的同族官民，獲得了防堵中共侵緬的保障，且更欣慶爲曼谷建立了界外的防共屏障，免除仰光與北平建交後以鄰爲壑的隱憂。所以此一期間，曼谷對揮邦領袖堅決反共及容許中國反共軍出入緬境的立場，無不予以贊助鼓勵^⑤。

註③ [中緬界務問題]，劉伯奎著，正中書局印行。

註④ [東南亞列國志]，程浩著，旋風出版社印行。

註⑤ [風雨記南行]，拙著，綠洲出版社出版。

至一九五三年，仰光在北平的策動下向「聯合國」提出控訴，誣指滇緬邊區反共軍乃為臺北武裝侵略緬甸，而美、泰兩國亦都有介入，遂導致「聯合國」不能不組成「中、美、泰、緬軍事委員會」，將中國反共軍撤退來臺，使泰國感受到了界外防共屏藩撤除後的威脅。而仰光又於此際，宣佈收回揮邦土司政權，企圖由仰光委派的官吏接管揮邦。以當時緬共猖獗的情勢而論，除紅旗與白旗緬共武裝早已興起叛亂而外，其和平派緬共，並已滲入政府及各黨派之中，此不僅在緬甸對中共為開門揖盜，且無異替泰共打開了從車里通達泰北的道路。

基於仰光宣佈收回揮邦土司政權，為違憲的舉措，以致擁有自衛武力的揮邦卅七部土司，一致拒絕將政權移交，於是形成了緬北的民族叛亂，並與緬西南的「吉仁族」和「蒙族」叛亂所組成的「吉蒙聯軍」，南北呼應；而緬共的紅、白旗兩派叛軍，又因可以打開與雲南的通道，獲得中共的直接支援，叛亂隨即擴大升高。同時，由中共親手哺育而成的緬共羅相部隊，更在緬北縱橫，號召所有叛亂勢力無分立場，共同組成「民族民主聯軍」，以便一致推翻仰光政府^⑥。

此一期間，仰光的外交立場，又左右搖擺不定，而中、右派政黨更因醉心於聯合倒閣，亦經常墜入了共黨的統戰彀中。在政局經常動盪之下，戰費更加困難。緬甸防軍面對全國叛亂四起，連點線防守都感到心餘力絀，在裝備武器諸方面，更無不急需友邦軍援。然而仰光又對美國的軍經援助，斷然拒絕接受，遂予中共得以乘虛而入之機，當以三千萬英鎊的無息貸款，換取到與仰光訂結「邊界協定」——規定雙方邊境軍民，可以在八十英里內友好往還。這等於是緬甸已開啓了大門，讓中共可以護送由它訓練的泰共經由緬北而直達泰邊。尤其緬北的各民族叛軍——苗、傣、阿卡、傛黑，以及揮族的激烈派，都經不起中共所指揮的緬共羅相部誘惑，紛紛派遣幹部進入雲南接受訓練，經裝備後，再護送回緬^⑦。如果揮邦獨立軍亦因軍費困窘而步其後塵，則泰國將無法進行剿共。

(三) 泰國支持揮邦獨立軍的來由

緬甸南揮邦包括佉邦在內，面積共計五萬六千方哩，在獨立之初，人口為一百五十萬人，除佉邦的居民以卡佉族人為主而外，尚有林林總總的其他各族分佈於此一區域的山間，但一向都接受附近揮邦土司管轄，連獵人頭的卡佉邦土王，也對揮邦土司馬首是瞻。尤其南揮邦的景棟土司，由於他們在明清兩朝，都受封為中國朝廷的宣撫司，在傳統上都是方面領袖，以致當地官民都稱其土司官為「景棟王」，其號召力量，並未隨仰光宣佈收回土司政權而消逝。

註⑥ 「緬甸中立外交的歷程及趨向」，本刊，第廿一卷、第十期，拙著。

註⑦ 「共匪與緬甸之關係」，〔反姑息主義者研究報告〕——第卅二號。

當緬甸聯邦政府實行改土歸流政策前，景棟王趙宰龍雖已被軟禁於仰光，但他的胞弟趙昆色則已逃至泰國潛居，這位出身英國皇家軍校的將軍，在緬甸獨立之初，曾經擔任過參謀總長、國防部長，顯示他在緬甸軍政領袖中的佼佼不凡，而他又與泰國首相兼三軍總司令的乃沙立有同學之誼。所以他在泰國非常受到禮遇。而泰國自乃沙立以政變奪得政柄後，既已斷然宣佈與北平斷絕包括商務在內的一切往來，並放手接納美國軍經支援以加強剿共行動，在此情勢下，自不能不堵塞中共經由緬北支援泰共叛亂的大門。而且泰國基於其傳統國防戰略——「聯合友邦或友軍阻敵人於國境之外」的要求，理應支持趙昆色回到緬北統領揮邦各派獨立軍的師干，以免他們為中共所利用。不過當時的泰國軍經建設，都須仰賴美援，而華府此時正致力於爭取仰光外交右轉，企望它參加「東約」，自不容曼谷將美援轉用於支援緬甸的叛軍。好在緬北南揮邦乃為以出產毒品著名的「金三角」所在地，從產地輸出，只要能夠通過泰國關卡，便可一本萬利，使財源滾滾而來。於是曼谷當局為了支援趙昆色統領的揮邦獨立軍軍糈，乃讓其所輸出的毒品有限度的放行。至趙昆色逝世後，繼續領導揮軍的人，只須他仍然站在不與中共及緬共合流，泰國照舊讓輸出的毒品順利過關。

(四) 泰國與緬甸的舊讎新怨

泰國同情支持緬甸揮邦獨立軍，不僅是出於同族之誼，更是為了本身的安全。緬甸聯邦政府對此雖難免具有芥蒂，但仰光對外固然不能不趨附北平，而面對以雲南為基地的緬共叛亂，尤其是唆使緬北各族叛亂與緬共聯合組成所謂「民族民主聯軍」的企圖，更是惶恐萬分。所以緬甸政府對揮邦獨立軍接受泰國的支持而堅決反共，並拒絕與緬共同流，亦不能不認為是在為緬共的叛亂釜底抽薪。因此，緬泰關係在表面上仍然保持正常，始終沒有演成以干戈相見。

不過，緬甸和泰國正由於唇齒相依，以致在歷史上形成了世讎。在我國明代，緬甸東牛王朝興起，即與暹羅互相攻伐。明史「暹羅傳」稱：「隆慶中，其鄰國東牛蠻求婚不得，慚怒，大發兵攻破其國，王自經，擄其世子，及天朝所賜印以歸……嗣王勵志復仇。萬曆間，敵兵復至，王整兵奮擊，大破之，殺其子，餘衆宵遁」。這是暹羅名王「納黎萱大帝」即位後的彪炳武功^⑥。到清代，緬甸國勢復強，又與兵侵略泰國，覆滅了泰國的大城王朝。據魏源「聖武記」載：「暹羅者，居緬西南海（按：應為東南），與緬世仇，緬酋孟駁，於乾隆卅二年滅之，而自連年抗中國，耗費不貲……加以成東北而力戰東南，其用日絀……暹羅遺民，忿緬無道，推其遺臣鄭昭為主，起兵盡復舊封，又與師侵緬地……」。由於這些世讎，所以當緬甸獨立時，泰國即在曼谷由京畿府通達吞武里府的要衝——橫跨湄南河的「一世皇橋」橋頭，闢地數百畝興建公園，豎立高大的鄭王紀念銅像，與吞武

註⑥

「明史」——「暹羅傳」。

里府的鄭王塔隔河相望，在揭幕時，泰王蒲美蓬陛下親蒞主持典禮，並昭告全泰上下，須謹記鄭王復國的艱難與功勳。泰國人民大多認為這是提醒大家切須注意獨立後的緬甸，防其再度興師犯泰^⑥。

緬甸聯邦政府標榜外交中立，但又經不起內外共黨壓力而一再左傾且倒向北平；雖明知緬共是北平的造反夥伴，但又無法擺脫其安排的圈套。這對堅決反共並以中共為首要敵人的泰國而言，便不能不多方策劃，以資防堵，以免因鄰邦的引火自焚而殃及池魚。所以泰國對於緬甸的叛亂勢力凡是堅持反共立場者，概予支持；不僅支持「揮邦獨立軍」，且在緬東南的「吉蒙聯軍」，由於它們是以反對仰光親共為主旨，曼谷也在可能範圍內，予以同情的支持。「吉蒙聯軍」的基地帕鹿，與泰西南的叛軍只有一衣帶水的「桑英河」相隔，其補給物資，既都須取給於泰境市場，而每值緬軍大舉進攻時，又往往是渡河入泰而得到庇護，泰國防軍亦予以優容。顯然都是由於這枝鄰邦叛軍，對泰國可以作為防共的界外堤防^⑦。

(五) 兩國關係緊張的高潮階段

泰緬關係最緊張的階段，在六十及七十年代之交。當時仰光與北平外交凍結，而一九六七年由親俄派所策動的仰光羣衆暴動，又曾使中共使館遭到破壞，援緬專家遭到殺戮。中共爲了報復，乃派兵護送緬共武裝進入緬北點燃烽烟。又此一時期，緬甸前總理宇汝在泰國庇護下，號召全緬叛軍聯合推翻仰光軍人政權，俾便恢復民主政治。繼後曼谷宣佈宇汝失蹤，但却在緬南的吉蒙叛軍基地出現，並經由其地下電臺宣佈：由宇汝所領導的「國民民主黨」、及曼山領導的「吉仁民族聯合陣線」、和奈瑞進領導的「蒙族新國家黨」已簽訂同盟，組成了「緬甸民族聯合陣線」，目標在推翻一黨專政的仰光軍政府，俾恢復民主自由，及使已建邦的各族恢復自治權，並允許其他各族建邦自治^⑧。由於「吉蒙聯軍」的基地，與泰國只有一河之隔，而吉蒙軍又經常得到泰方的同情支持，又由於在曼谷接受庇護的宇汝，能在泰國軍警嚴密保護及途中的重重關卡之下，出現於吉蒙軍基地，並圖推翻緬甸軍人政府，這在仰光方面看來，顯然是得到了泰方的同意方有此安排，因而對曼谷便難免採取敵對立場，以致泰緬關係在此一期間，已經緊張到了不絕如縷。

至於兩國何以並未釀成斷交，甚至發生武裝衝突？乃是由於泰國的庇護宇汝，實際上對中共所安排的侵緬計劃，已發生了釜底抽薪的作用，使尼溫政府不能不感激曼谷。蓋當時中共藉口其叛軍逃入緬境，遂揮軍入緬追擊，實際上所謂叛軍，即爲由其訓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緬甸軍政府如何應付兩面挑戰」，本刊、第十卷、第三期，拙著。

註⑦ 「緬甸內憂外患」，「中央日報」，一九七〇、九、二、仰光通訊。

練裝備的緬共與各民族幹部，而追擊之師，正是護送該等「叛軍」回歸緬北的部隊，結果使得緬北的烽烟益加擴大升高，而緬共更從中聯絡，號召組成「民主民族聯合政府」，惟苦於領導無人。此時正在美國流亡的前總理宇汝，頗獲各方擁戴，不料在他抵達香港即將進入大陸時，由於泰國的勸告爭取，而轉赴曼谷居留，致使中共在緬北建立傀儡政權，俾與仰光分庭抗禮的計劃因無人領導而落空，仰光便不能不歸功於曼谷的援手^⑫。

雖然泰方讓宇汝進入吉蒙軍基地，企圖聯合所有叛軍進攻仰光，尼溫政府亦不能怪罪曼谷為德不卒。就泰國與緬甸各族叛軍的關係而言，當無過於與揮揮獨立軍的血肉相連。其所以不讓宇汝進入揮軍控制區，便是洞悉在此一滇緬接壤之地，中共所參養的緬共極為活躍，宇汝前去，仍難免墜入北平的統戰戰中。故曼谷讓他進入堅決反共的南部吉蒙軍區，對仰光而言，仍然留有餘情餘地。

(六) 搬開兩國關係絆腳石的肇端

緬甸與泰國的關係好轉，由一九七八年泰國總理克利安薩訪問仰光，與緬甸總統尼溫會談而開其端。克氏乃由陸軍總司令而步入政壇擔任副閣揆，而多年率軍防守泰北，清剿以緬寮邊境為後方的泰共，又為他步上陸總而入政壇的梯階，所以他洞悉仰光對緬北叛軍以泰北邊陲為庇護所的隱憂，並不亞於曼谷對泰共以緬邊為受援通道的苦衷，所以在他訪緬之前，即斷然下令所有在泰國邊境活動的緬甸叛軍，都必須在限期之內掃數撤離，並嚴禁毒品由緬入泰^⑬。

由於此一形成泰緬友誼陰霾的絆腳石，已由克利安薩以壯士斷臂的精神予消除，所以在他抵達仰光時，能够獲得緬甸當軸的開誠相見，進而討論雙方如何增進邦交，以防堵印支三邦赤化後的紅流衝擊鄰邦。自越、棉、寮被共軍席捲後，美軍已從泰國全撤離，泰國固然感到了本身已位於虎口邊緣，不得不爭取非共鄰邦的友誼；而緬甸在人為刀俎的情勢下，也有此同感。

值得注意的，為在此一期間，一向拒受美援的尼溫政府，竟於一九七五年又與華府簽訂協定，由美國在兩年內供應緬甸直升機十八架。首批四架已於同年六月運抵仰光，指定專供緝毒之用。除緬方的駕駛與保養人員都赴美接受訓練而外，其軍情局長翁哈泰及司法調查局長蘇明德，亦相繼赴美受訓，使中共和蘇俄駐緬使節都感到不安^⑭。顯然這是由於印支變赤後，中蘇共都在相互爭取仰光歸向，使尼溫無所適從，無論歸向那一方都會引起大禍，遂不得不引入美國及其自由盟邦勢力，以平衡咄咄逼人的中

註⑫ 同註⑩。

註⑬ 「泰緬正掃除邊境障礙」，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八、五、廿八、六版，一靜撰。

註⑭ 「今日緬甸」，卡穆(Henay Kamu)撰，分別刊載於一九七五、七、廿五，《紐約時報》，及八、六，《香港虎報》。

共與蘇俄勢力。因此，當「東協」夥伴的泰國伸出的友誼之手，緬甸便甚表歡迎。

緬甸外交轉向美國及其自由盟邦，尤其與泰國改善關係，在基本上也是由於內政必須改弦更張而促成：一為解除經技所面臨的困境；其次是謀求將緬北的叛亂予以救平，在前一課題上，旨在謀求獲得經技援助，俾由繁榮而帶來社會安定，迫使緬共及民族叛軍無法裹脅失業流亡；對後一課題，除企望取得軍援以增強平亂的戰力而外，更重要的是必須得到泰國的竭誠合作，使其不再給予「揮邦獨立軍」的庇護所，且須聯合封鎖毒品輸出的大門，以切斷緬北所有叛軍的財源。美國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繼泰國總理克利安薩後訪緬，曾獲得紅地毯式的歡迎，美援亦相繼入緬^⑤。在此同時，緬副財長所率的經貿代表團亦抵達曼谷，與泰國副首相宋通商談兩國經濟合作問題。此後緬甸的經濟迅速好轉，顯然都是得力於美國及其自由盟邦的經技支援。

(七) 昆沙被捉放的傳奇

如前所述，阻礙緬泰關係改善的絆脚石，乃為揮軍以泰邊為基地及由緬北出產的毒品假道泰國外銷兩大問題。在泰國總理克氏訪緬前，雖已將此兩大絆脚石之一暫時搬開，但肅毒問題情況複雜，且牽涉到國際背景黑幕重重，其紛亂如麻的關聯，並非快刀可以斬斷。位於緬、泰、寮邊陲的「金三角」，一般只知是產毒地區；殊不知與此毗連的雲南，正是中共的種毒與製毒重點地帶。中共向以「金三角」為其毒品輸出口岸，藉以為其販毒遮羞。

佔「金三角」全部面積百分之八十的緬甸地境，其居民族系非常複雜。除居於平地的揮人與華人而外，分佈於各山區的有阿卡、傣黑、苗、傣、傣僳等林林總總各族，一般統稱之為山民，與其在雲南的同族一脈相連，且都以滇境的同族為宗主。這些山民多嗜好鴉片，雖其種烟原為自用，但由於毒梟收購出價甚高，以致他們認為種烟收成高於其他作物，所以大家趨向種烟。惟因農耕技術落後，生產的鴉片無多。

中共針對此種情況，乃招集滇邊各族青年予以特種訓練，再分別派遣他們滲入其緬境同族，一面教以種烟技術以增產鴉片，一面又給予丁壯軍事編練，同時再經由毒梟以軍火向他們交換鴉片，以致驍悍的山民，更加好戰。當緬甸政府軍警照例入山剷除烟苗，藉機敲詐紅包時，酋長們便以武力對抗；至大兵前來鎮壓時，更興起了叛亂的烽烟。山民在戰局不利的情勢下，又都樂於接受共軍的補給支援，從而揚起了獨立的旗幟。緬共承北平意旨在緬北所號召的「民族民主聯軍」，便是以教導山民改良種烟為濫觴^⑥。

註⑤ 「美緬關係開始解凍」，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十一、卅、廿版，入美聯社稿，伍城譯。

註⑥ 「東南亞共黨的赤化與毒化策略」，本刊，十五卷、第七期，拙著。

緬北原爲毒梟的樂園，而雲南馬幫所運來的「雲土」，正是以此三國交界地區爲輸出口岸，並就地收購山民的烟土一併輸出。由於毒梟都有戰力相當強大的武裝，所以都能割地稱雄，其間又以所謂「揮邦獨立軍」的據地最爲寬廣，兵力也最強，又佔踞了通達泰邊的要津，以致其他毒梟各幫，都須以它爲馬首。至一九六七年中共與仰光交惡之後，由北平指揮的緬共羅相部所設立的「緬東北軍區」，除以羅相爲總指揮而外，並任命在緬北有鴉片大王之稱的彭家聲爲副總指揮，又裝備他旗下的運毒武裝，使當地毒梟各幫都由彭某所壟斷，連「揮邦獨立軍」也無法與之對抗^⑭。

但在此一期間，有位華裔緬人昆沙（華名張奇夫）所率領的烟幫異軍突起，號召當地人民組織「反共自衛軍」，以致所有販毒利益被緬共指揮的彭某所攫奪者，均羣起響應，而緬軍又鑒於這些自衛軍已使緬共不敢當其鋒，乃從而以裝備武器補給支援，並委派昆沙爲「緬北自衛軍」司令。從此昆沙一幫聲勢大振，而緬共則四面受敵，不得不轉攻爲守，逐步撤退到滇邊。北平迫於此一形勢，乃不得不於一九七〇年邀請尼溫往訪，並以勒令緬共部隊撤離緬北，交換仰光逮捕昆沙及解散「緬北自衛軍」^⑮。

(八) 曼谷掃除揮軍基地的背景

昆沙既遭仰光的捉放，今年春間又受到曼谷大兵對其基地的進攻。這一連串的遭遇，都是出於中共與蘇俄對緬甸的角逐，迫使泰國爲了不能不剷除他在泰境的基地，藉以改善對緬關係。仰光當年之所以釋放昆沙，是由於他的屬下綁架了兩名蘇俄援緬專家，所以只有釋放昆沙才能讓此兩名俄人獲得自由。而這兩名俄人被綁架的經過，則是在南揮邦首府東義遭到叛軍包圍時，他們竟出城垂釣而被俘。一般認爲這是有意自投羅網，藉使蘇俄要求釋放昆沙而振振有詞。再進一層剖析：緬甸一黨專政的「社會路線黨」乃由親俄派緬共與軍方合組而成，其委任昆沙爲自衛軍司令並補給其部隊，用以反擊親北平的緬共，顯然又是蘇俄在幕後所促成。所以中共不惜以撤退緬共武裝而換取仰光拘捕昆沙；蘇俄又以苦肉計讓仰光將他放虎歸山^⑯。

另外值得探究的，是泰國何以先前讓昆沙返回緬北後在泰邊建立販毒窠巢而後又予進剿？很顯然，先是由於他已取得了揮邦獨立軍的領導權。而曼谷又有同情支援其緬北同族人爭取獨立自由的傳統政策，所以泰方任憑昆沙在其邊陲立足販毒，可謂公私兩便。至於今春曼谷出兵進剿昆沙的基地，則是爲了阻止俄越聯手向泰國地下進軍——暗中支援泰共叛亂。由於緬北「金三角」地區從上年被親越的緬共盤踞後，中共經此輸出毒品的管道便已阻塞不通；而當地所產的毒品既已豐收，再加上寮國早爲產毒地

註⑭ 同註⑦。

註⑮ 「緬北事件真象」，曼谷〔世界日報〕，一九七三、七、十一、馬正撰，二版。

註⑯ 「『金三角』毒品經大陸輸入香港的內幕」，〔中央日報〕，一九八二、二、二、二版，拙著。

區，而越南也在種毒。如果曼谷讓與蘇俄有過微妙關係的昆沙，仍然在緬泰毗連地區輸出毒品，便難免成爲越俄支持泰共叛亂的窠巢，泰國又安能容忍^②。

泰國外長西迪於今（一九八二）年元月十四至十六日應邀訪緬，返國後，泰方立即動員勁旅以陸空聯合進擊揮軍基地「萬杏德村」。此一戰役，昆沙旗下的揮軍固然有兩百餘人的傷亡，泰國軍警的傷亡亦相當慘重，不過昆沙在泰境的巢穴已被收復，所以緬甸外長宇萊茂亦訪泰答聘，所有連年被緬方拘捕的泰國漁民都已釋回，從此揭開了泰緬關係友好的新頁。

（九） 結 論

回顧泰緬關係的嬗變，多半由於雙方的對外立場所促成。當泰國爲了防阻中共支援泰共武鬪奪權，不得不參加「東約」接受美國軍經援助時，緬甸則一步步倒向北平。先則驅逐中國反共軍，等於是撤除了泰國在界外的防共屏障；繼而拒受美援，接受北平的經援建設緬北，更無異是引狼入室而以鄰爲壑。所以泰國不能不支持堅決反共並反抗親共聯邦政府之揮軍，甚至對與揮軍採同一立場的吉蒙叛軍，亦表同情。

至緬甸軍方以政變奪得政權後，親中共的宇汝政府雖已被推翻，但在尼溫執政之下，更加借助於北平而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將中共的殘酷統治方式在緬甸翻版，造成了天怒人怨。而蘇俄又透過加入執政黨的緬共，製造反中共的羣衆暴亂，從而導致了中共公然指使緬共在緬北發動戰爭，並聯合各民族叛軍企圖組織「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如果當時流亡在美的宇汝果然經由大陸回緬領導此一政權，此不僅緬甸將淪爲北平的附庸，泰國情況亦不堪設想。所幸曼谷能及時爭取宇汝入泰接受庇護，繼後又讓他返緬進入吉蒙軍控制區，雖已因此造成了緬泰關係緊張的高潮，但在雙方的諒解下並未斷交。

到了七〇年代後期，仰光感覺對內由於實施社會主義形成經濟每下愈況；對外又以在中共與蘇俄之間難於周旋，往往兩面挨打，所以只有將「小鐵幕」掀開，和自由國家從事交往。「東協」五國的經建繁榮既值得仰光學習，而泰國又畢竟是它唇齒相依的近鄰。這是緬甸願意與泰國改善關係的來由。在泰國，鑒於仰光既已藉蘇俄的介入迫使北平不敢不將緬共武裝全部撤至雲南，使泰共與大陸已失去緬共的媒介；且仰光願意與「東協」在反擊越共侵棉問題上站在同一立場，使「亞西安」的外交作戰增強了聲勢，便更造成了與仰光改善關係的決心。

瞻望未來，泰緬關係勢將日漸親善，至於歷史上的相互攻伐，在赤色威脅尚未清除之前，當無重演之可能。

註② 「中共與緬甸關係的陰霾」，本刊，第廿卷，第十期，拙著。